

The background is a complex collage of financial data. It includes candlestick charts, line graphs, and tables of numbers. Some visible numbers include '8338.92', '89/5', '89/05/09', '1500.00', '1000.00', 'BIAS10 0.167', 'BIAS20 -2.077', 'B10-B20 2.214', '8636.384', '8714.751', and '-78.377'. The overall color scheme is dominated by red and green, reflecting the stock market's color coding.

红绿盘

郭雪波 / 著
群众出版社

经历了这场大动荡，股民老葛对人生对股市似乎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赢了输了其实都没什么，这只不过是一个乐子，一个活法儿。

红 绿 盘

郭 雪 波

社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绿盘/郭雪波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2

ISBN 7-5014-2741-0

I. 红… 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4918 号

红 绿 盘

郭雪波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白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1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741-0/I·1149 定价:16.00 元

印数:0001—8000 册

作者小介

郭雪波,男,国家文化单位职员。他本是著名生态文学作家,几年前,某同事炒股赚了一辆豪华轿车,他的灵感突然被触动,也想感受一下金钱是如何折磨人的灵魂。于是,他毅然杀入股市。其间,尝尽了股市的酸甜苦辣,最大收获是写就了这部反映股市人生百态的长篇力作。也许,这部小说对还奋战在股市里或准备杀入股市的弄潮儿有一定启发和警示作用。

他说,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如果对号入座的话,你是谁呢?

责任编辑: 张 西

封面设计: 王 子

策 划: 啄木鸟杂志社

IAS10 161
IAS20 071
10-B20 2.211

8636.384
8714.751
-78.371

目 录

第一章 (1)

表妹夏洪从美国回来，她对表姐说，你就帮帮手，办办面子上的事。我跟你签合同，利润提成，每月给你开高额酬薪。放心吧，妹妹亏待不了你这老姐的。

第二章 (30)

尚晓云看到了墙上那硕大的红绿色屏幕，而老葛说，被套是暂时的。但他心里明白，进火葬场前还不知能不能解套呢。

父亲送晚餐，儿子送鲜花，夏洪对他们一律报以迷人的微笑。

第三章 (60)

夏洪和元诚进到交易所，这里人声鼎沸，气氛热烈，似乎受什么利好消息影响，股价上涨，沪深指标有拉升动作，位于涨幅旁前边的大多是些新老牌科技股。元诚感叹，中国股市是新兴市场，老百姓没有

红 绿 盘

多少投资机会和投资方向，惟有这股市里可以拼搏一下，何况咱中国人有一种爱动脑子斗智斗心机的古老传统。

第四章 (103)

夏洪冰冷地对尚晓云说，你还刚刚步入这个领域，很多方面要慢慢摸索。其实你刚才已经说对了，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战线，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你就等着吧，不久会看到一场电影电视上也不会看到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第五章 (137)

炒股这玩艺儿，究竟是什么活儿？一直很自信的股民老葛突然迷茫起来。他十分羡慕卖报糊口的老徐头，觉得老徐头那简陋的住处真是个逍遥之地，但老徐头却不然，他对老葛说，你们这些整天泡在股市里的俗人，不会理解逍遥的真正含意的，就是放两张空床你也不会到这里熬清静日子，宁可去股市里受罪受煎熬。

第六章 (166)

股民老葛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面对满屋子的愁云惨雾，牢骚遍地，自己虽然挣了钱却深感这股市可太残酷折磨人了，真是一家欢乐一家愁。难道这股市真是如那位什么有名头的经济学家所说，我挣的

钱是从那些挨套的人兜里拿来的吗？果真如此，那我与小偷或强盗何异？

第七章 (199)

手中没有股票，没有挨套也没有赚钱，心里不慌也不急，他背手踏着四方步。然而，手中没有股票，也没有盼头，没有等待，没有捂的也没有抛的，心中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怅然而寂寞。就如赌徒手中没有筹码一样，手痒痒，心里被老鼠咬般难受。股民老葛背着手走在股市交易大厅时，就有这种感觉。

第八章 (224)

还有一家神秘大户，也在玩中龙。不过，只是瞅准了叨一口就走，挺狡猾，虽然成不了大气候，可也是个上千万的进出，咬上一口，也足够人破皮露肉的。陈杰派人调查这家大户，这人挺怪，藏得挺深，按照名单一打听，有人说此人早就搬迁走了，有人说他早出国了，也有人说这人早就死了，他的账户开名是个女人。陈杰不由得拍一下桌子，恼怒起来，这一生净犯女人了。

第九章 (249)

股民老葛靠着老婆尚晓云透露的内部消息，炒股赚了钱，他的一名女股友也跟

红 绿 盘

着赚了钱。尚晓云怀疑丈夫有了外遇，家庭关系因炒股变得非凡紧张。

第十章 (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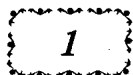
股市突变，股民老葛又一无所有了。他是带着好玩的心情走进股市的，却无意间卷入了中龙股的旋涡，毁了不少跟随他的股友。他哪里知道，在夏洪的计划里，根本就没有胜利者，夏洪就是想与中龙同归于尽。他苦苦发问，这都是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钱。都是钱闹的。钱把人和鬼，还有磨都一起推了。

第十一章 (313)

经历了这场大动荡，股民老葛对人生对股市似乎有了新的认识。倒不是把它看得如何重，甚至如有些人重如生命，反而倒看得淡了许多。他认为，其实没什么，赢了输了都没什么，这其实只不过一个乐子，一个活法儿。

第一章

表妹夏洪从美国回来，她对表姐说，你就帮帮手，办办面子上的事。我跟你签合同，利润提成，每月给你开高额酬薪。放心吧，妹妹亏待不了你这老姐的。



她真的以为那是隔壁阳台群鸽发出的咕咕声。

恍惚中醒来，揉着太阳穴，尚晓云兀自苦笑：我怎么把老葛的呼噜声当成了鸽子叫！晨梦零乱，理不出个头绪，她便放弃以往懒在床上回想夜梦所现情景的习惯，看表算计了一下去机场的时间，然后忍着头部隐痛起床。

如鸽的呼噜声，依然冲破单布门帘传荡而出，充塞整个房间。尚晓云冲单布门帘摇头，走向洗手间。丈夫葛锐勇的神经坚如钢铁，隔壁装修房的电锯刺叫，院外工地哐哐砸夯都不能阻挡他呼噜依然。尚晓云有时埋怨，自己的神经衰弱症就是听了

红 绿 盘

他多年呼噜声落下的。年轻时可当做催眠曲，可人过四十后生物钟老化，无法浪漫了。当初当她提出分床分屋睡时，没想到丈夫葛锐勇也如获释的人质般笑了。称深夜酣睡时被捅醒的滋味只有他自个儿知道。又笑说这是双赢的选择。尚晓云心头掠过一丝哀伤，尽管建议是她提的，可内心深处还是隐隐盼着丈夫的挽留，毕竟那张双人床留有他们太多的历史，如欢愉、陶醉、嬉闹还有眼泪。

分床也是两口子嘛。丈夫老葛似乎也看出了点什么，大手拍拍她肩膀这样说，算是安慰，又笑说半夜摸进你卧室爬你床时可别害怕。尚晓云也笑了，说拿笤帚疙瘩把你打出去。

如今他们各得其所，很是满意各自独立的生活空间。只是老葛再上那张双人床没有以往那么便当了，渐渐地感觉出一种生疏和间离的滋味。好在上床的要求也渐渐淡化了。

尚晓云梳洗后又刻意打扮了一下，看还有时间，想了想便决定叫上丈夫一起去机场。

撩开门帘，挨近老葛的单人床时，一股汗臭、脚臭、口臭等等多种气味扑鼻而来，令尚晓云猛不防噎了一下，嘴上说这么臭还关窗户睡觉，弄得屋子猪窝似的，她推开窗户深呼吸了一下，再去推依然酣睡的葛锐勇。

“对不起，我的呼噜又把你给吵醒了吧？”葛锐勇嘟囔着醒来，赶紧道歉。

看着丈夫傻憨可掬的样子，尚晓云忍不住笑了。

“没事，我也该起来了。你也起床吧。”尚晓云说。

“才六点半，你叫我这么早起干吗呀？”葛锐勇揉着眼睛又要倒下去。

“陪我去机场。”

“机场？”葛锐勇这才注意起打扮一新，又抹了淡淡口红的妻子，满脸疑惑。

“忘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今天我表妹从美国来？”

“对对，还真忘了，是今天呀？”葛锐勇拍拍脑门，神情却犹豫着，显得为难，“这……”

“怎么？你有别的事？”

“嗨，老干部活动室那儿正赛着象棋，我还是咱这组的骨干，今天上午我跟老郑头对决……”葛锐勇很是矛盾地喃喃嘀咕。

“那就算了吧，别耽误你的大事。”尚晓云显然不快地走出屋去。

葛锐勇稍显尴尬，从其后喊：“要不我……”

“算啦，算啦，机场路我还知道怎么走！”

葛锐勇吐一下舌头，看一眼枕头边的手表，自语离九点半还早着呢，尔后又倒下便睡过去。鼾声如雷。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葛锐勇吵醒。

电话是找妻子尚晓云，是她们单位的总编室小杨。

他冲妻子卧室喊晓云，过会儿才想起妻子去机场了。电话那头小杨不冷不热地说请转告尚老师明

红 绿 盘

天出版社开选题论证会，让她务必带着自己的新选题参加会议，社长说了，缺席者扣工资。

听见对方咔哒一声放下电话的动静，葛锐勇心里有些不舒服，心想妻子尽管家里使些小性子闹闹脾气，可毕竟不像他这样完全退下来的自由之身，还是个受人管制、每年必须完成工作量的出版社编辑，于是又有些同情起妻子来。葛锐勇是去年刚从部队退下来的，虽然岁数还不到五十，可军龄已超年限，于是拿着大校级别的全额工资，在家享清福，自由自在地过着闲云野鹤般的舒服日子。本想开辟“第二条战线”，在地方上找另一份工作做，试了几次都因无法适应而作罢。他自诩在部队里炼就的“钢筋”，没法跟地方的“烂水泥”浇铸到一块儿。

离九点半还有一小时。反正睡不成觉了，葛锐勇走到阳台上活动活动身子骨，顺便往楼下瞧了一眼。街对面台湾人开的“永和豆浆店”和那家“华祥证券公司”正忙碌着开门，拐角处的报摊张大妈喊着“晨报”、“证券报”的声音盖过旁边摊煎饼果子的李老汉的哑嗓子，甚至隐隐约约传到他住的五楼上来。有一辆“奔驰 2000”开进证券公司的院里，还有一辆“宝马”也开进去，蓝制服的“保安”毕恭毕敬为他们开门引路。今天的股市看来有动静。惟有街这面院口不远处的一排平房“老干部活动中心”那儿静悄悄的，估计管门的老田还在对面喝永和豆浆呢。

葛锐勇心里有些发热，加快了出门的动作。

他提着装满茶水的那一大号罐头瓶改制的玻璃茶杯，大步流星向街对面走去。他并没有走进街这面的“老干部活动中心”。

2

机场改建后气派多了。

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令尚晓云眼晕。她好久没来机场了，新鲜又陌生，询问了几次表情刻板但答问还到位的工作人员后才下到一层接人出口。这里更热闹，举牌子的、喊名字的、挥帽子的乱成一团，有一工作人员推着二三十米长的空行李车如一条游龙般从尚晓云身旁走过时，差点撞着她，刚要瞪眼斥责，一见小伙儿满脸赔笑道歉她也就作罢，重新把目光投向鱼贯而出的各色人等。

表妹的模样什么样了呢？十几年没见面了，尚晓云没有十足的把握一眼就认出她。从包里拿出那一张不知看了多少遍的表妹彩照，又端详了一阵儿。眼睛又片刻不离地瞄着出口。走在牛高马大蓝眼睛老外身后的一个身影有些相似，可脸形没太看清楚，尚晓云挤过去追到其身旁细瞅，弄得那位浓妆艳眉的女人莫明奇妙地冲她嘀哩嘟噜一大串法语或葡萄牙语，反正不是英语，英语她能听出个别单词。

她歉意地笑笑，刚要回头，有人拍拍她肩膀喊了一嗓子：“表姐！”

尚晓云一转脸身后站着一位跟照片长得一样的

红 绿 盘

三十多岁年轻女人，一时愣了一下，才嘞出“表妹！小洪！”抱住对方寒暄起来。表妹夏洪身材苗条，穿戴高雅，钻石项链在她白皙的脖子上闪亮，大波浪长发在其后背丝纱披肩上飘荡，圆润的脸侧也耀眼地晃着钻石耳坠，举手投足间表妹显露出十足的贵妇气派，这一点令尚晓云十分意外。

“小洪，你是从哪边出来的？我眼睛都盯酸了咋没看见你呢？”尚晓云为派遣陌生感赶紧亲热地问。

“我是从贵宾室那边出来的，表姐，我是特意到这边找您的。这得感谢陈总和李秘书，来，介绍一下。”

尚晓云这才注意到，表妹夏洪身后站着两位衣冠楚楚的男士，一个年轻却大腹便便，一个中年而瘦削又戴一副金边近视镜手推着表妹的行李车，都彬彬有礼地冲她微笑。

“这位是中龙公司的老总陈杰，看他肚子就知道身份了。这位是李秘书，市原副市长陈平陈老的秘书，我的老朋友。二位，她就是我的表姐！”不知为何夏洪并没有说出她的名字。不过夏洪的介绍更令尚晓云惊讶万分，惊心动魄。心想表妹是什么来头？印象当中表妹只是在美国一家华人旅游公司当职员吗？如今看这派头不是那么简单了。尚晓云局促起来。

夏洪搂着表姐的肩膀问怎么啦？尚晓云掩饰着拘束说不大习惯见大人物，弄得夏洪格格大笑起来，这有什么呀，都是一样的人嘛。她们说笑着上

了陈杰开的一辆黑色“奥迪”，离开了机场。一听李秘书讲安排表妹住五星级的亚宾斯基大饭店，尚晓云说不出话来，本来图方便她照表妹的意思在自己家附近的一家三星级宾馆订了房间，这一下订金是白掏了。表妹在其耳边悄声说订的那房子不要退。她又不解地看了看表妹，可夏洪已转过脸跟前边的陈杰聊起来。陈杰旁边的李秘书脸上始终维持着一种微笑，默默无语，谦卑而得体。偶尔夏洪问到什么，他才答一句。那个陈杰却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市的变化，从市政建设到经济状况，从“毒大米”入侵到内蒙古沙尘暴的袭击，还有婚姻法修改和打击包“二奶”，甚至说出些眼下十分流传的半黄半俗的笑话段子什么“大草包”之类的，听得夏洪开怀大笑，前仰后合。

住进亚宾斯基，洗了个澡又换了装，表妹夏洪更是容光焕发，亮丽端庄，到二楼高级雅间赴为她准备的洗尘午宴。一位银发童颜精神十足而又透出一股威严的老人，在那里等候。尚晓云再眼拙也认出了他，过去老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他，他当然是市原副市长陈平，他还是中龙老总陈杰的父亲。

夏洪十分熟悉而热烈地拥抱陈平，嘴里甜甜地喊着陈老，李秘书谦和地为他们扶椅就座，看来表妹真正的“老朋友”原来是这位陈老陈副市长。陈杰在其父亲跟前不敢再放肆信口开河，规规矩矩地坐下来哼哈着。尚晓云此时真有些惴惴不安了，甚至不舒服，这顿饭她可咋吃哟。好在夏洪处处照顾呵护着她，不至于叫她过分发窘。

红 绿 盘

从言谈中尚晓云粗略得知，三年前陈平赴美国考察时与表妹相识并结成“深厚友谊”，甚至表妹认陈平为义兄，可见关系非同一般。陈平看着频频向夏洪敬酒套着近乎的儿子陈杰，用教训般的口吻说道：“小杰呀，往后你管她叫阿姨呢，头一次见面不要逼人家喝太多嘛，小洪可是在美国华人企业家当中的佼佼者，什么场面没见过呀，啊哈？”

“是，是，爸，孩儿记住了。夏姨——”陈杰甜甜地叫出姨时，夏洪差点把嘴里的酒笑喷出来，赶紧阻止说别别别，这么叫更生分了，还是直呼名字夏洪舒服些，我跟陈老间的称呼是我们之间的事，别株连九族呀！说着又笑起来。

尚晓云发现表妹十分老练而得体地处理着陈平父子以及李秘书间的微妙关系，不伤和气，场面又很融洽，又丝毫没有有钱人那种俗气的一套，显示着受西方文化熏陶后的随意率直的性格，无形间又不无透出一股对权贵的不卑不亢的自尊。从她身上，尚晓云可一点看不出当年她小时候甚至十几年前出国前的影子了。甚至产生一种疑问，难道她真是自己的表妹吗？那个在郊县农村长大的乡下丫头？

夏洪是她二姨的长女，二姨和二姨夫是一对乡村教师，含辛茹苦一辈子又培养两个女儿读了大学之后，相继去世。夏洪如今出息了，二老九泉下有知也可安心了。尚晓云突然想起前些年年纪轻轻便病故的夏洪的妹妹小雨，一时黯然神伤，两姊妹命运何等不同啊。